

反擊



反 擊

光華出版社

莫斯科前衛戰

彼特洛夫

莫斯科就在我們背後（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寫於作戰軍隊中）

最近我到莫塞斯克和瓦洛科拉模斯克戰線上逗留了五天。我們的軍隊在這裏捍衛着莫斯科的腳跟，抵禦着敵人衝心來的攻擊。

我們沿着出發的，是那條從城裏開始而且是新莫斯科一條最好街道的公路。這裏還有由舊日燈塔城郊遺留下來的幾所破敗不堪的木頭房屋。它與近年建築起來的一望無際的高樓大廈，形成了極鮮明的對照。這些高樓大廈中還有一些沒有竣工。這裏已經實現了列寧的理想。再也沒有舊日的城郊了。革命前窮人棲息的貧民窟也絕跡了。新街道的房屋是建築得很雅緻而且美觀的。它們是用好的材料建築成的。並且有許多還是用大理石和花崗石來裝飾着的。走過最後那幢懸有金字招牌的糖食店房後，接着就是曠野了。今年春季還有住在別墅裏的人們所乘坐的汽車在莫塞斯克公路上奔馳着。現在這條公路已經被街上的堡壘和反坦克的工事所攔阻起來了。

似乎開戰以來不是過了五個月，而是過了三百年；似乎真是那麼久。

我們走過了一座被寬闊的汽車道截去了一大半的小山。這就是俄羅斯國家歷史上最著名的叩拜山

。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就是從這裏最初望見莫斯科的。在這裏，他坐在大鼓上等候市長給他送來城門的鑰匙。可是他沒有等到。因為俄國人並沒有把自己的城門鑰匙送給他。

大約走了一點半鐘的功夫，我們趕過着一隊一隊的軍用卡車。和平的居民漸漸稀少了，軍事人員却漸漸加多了。

我們所看見的最後的一批居民，攜帶着自己的什物向我們迎面走來了。有些人把什物放在雪車上拖着走。老人們和婦女們沿着公路旁邊趕着乳牛走。大砲和迫擊砲的轟鳴聲漸漸地接近了。人們因害怕德國人的侵入，都接連連地離開了故鄉。

很快就碰不見普通的人了。

這就是戰線。

我在八月和九月，在捍衛首都偉大血戰前夜所看到的那個西方戰線，雖然算是堅固的，但終究是有些鬆懈的戰線，這樣的戰線已經不存在了。牠所以不存在，並不是因為像德軍總司令部通常蠻橫無理地所斷定的那樣——它已經完全被消滅。如果除去陣亡了的不算，人還是先前的人。先前的道路，先前的森林，先前的木造房屋，先前的坦克，和先前一樣汽油燃燒過後與灰燼氣味相混淆的窒息氣味——現代戰爭的氣味——，打穿了的鋼盔，僵凍得彎着膝蓋的死屍以及遺棄在路旁的燒壞了的卡車。可是，現在畢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那時是初秋的時節。現在却是嚴寒刺骨的來得非常早的冬天。光着幹子的落葉樹已經都結冰了。

樹木都好像用銀子做成的精細的貴重品一樣。每條樹枝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向北的松針才被凝凍的霜雪所掩蓋，向南的一面却仍然是青青的。土地已經凍得和木頭一樣堅硬了。天氣是對於巨大的坦克聯隊行動很便利的。在這樣的天氣裏，坦克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通過的。德國人正是利用這種天氣，來向莫斯科舉行新的決定性的進攻。

可是起了變化的不僅是大自然。坦克也爲了適應大自然而塗上一層白漆了。在紅軍兵士和指揮員身上出現了暖和的、用淺藍色的毛皮作成的皮帽、棉衣和背心，這些東西穿在軍用外套裏是非常暖和的。現在要到早上七點鐘才天亮，而到下午五點鐘時，就已經開始黑暗了。戰鬥日是短得很的，因此也就特別緊張。此外，戰線所以完全成了別一種樣子，還因爲已經很接近莫斯科了。以前人們爲捍衛莫斯科而作戰時，知道後面還有廣大的領域，如果今天趕不走德國人，那末明天是會趕走他們的。而現在，莫斯科就在背後，有幾段戰線不過隔六十公里了。阻止德國人正是要在今天。如果我說在戰線上沒有一個人相信莫斯科會失守的話，那是沒有一點誇張的。人們是武裝得很好的。他們有坦克（不錯，坦克的數目並不多），有很好的大砲、機關槍、自動槍、迫擊砲。如果真有這一天的話，那末俄國人就會用牙齒去咬斷德國人的咽喉。因爲背後就是俄國最貴重的東西——莫斯科了。

如同這裏所描度的那樣，德國人已經相信，要想沿着直通首都的幹線從正面攻擊莫斯科，是非常困難而且會遭受巨大損失的。因此依照目前的戰鬥情形看來，德軍司令部是在進行某種新的、顯然是從兩翼來包抄莫斯科的總企圖。

德國人像經常那樣在尋找大部隊間的接合處，尋找防備不周的地方。他們像經常那樣，遇有強烈抵抗的地方就退却，而同時又不斷地採取着新的機動戰術。

戰鬥是很嚴重的。但戰線上，從外圍起直至司令部為止，人們都充滿着信心。八月九月時在西方戰線上也是懷有信心的。但那是有着寬洪大量的矜驕民族的信心。這聽起來是有些奇怪的，但事實却正是這樣：當時，人們懷着一種寬洪大度的和平心理，覺得殺人這件事，就是在戰爭中，就是最正義的殺人，都是沒有興趣的事。要知道俄國人的性質。這是很慈善的人。是急躁而不記仇的，是需要很多時間纔能使他真正生氣憤恨起來的。現在人們却憤恨到了這步田地，簡直聽不得「德國人」這幾個字了。對侵略者的仇恨把每個戰士變成了像他脚下那塊僵凍的土地一樣堅硬了。現在，人們是由自己的仇恨中來汲取着信心的。

由英國坦克組成的坦克聯隊，昨天加入戰鬥了。英國坦克和駕駛它的蘇聯坦克手初次參加戰鬥了。坦克和坦克手都經過了考驗。坦克手很稱讚坦克。如果坦克能夠講話，那末它也一定會更加誇獎坦克手的。

人生初次作戰，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玩意兒。人們在初次作戰時表示怯懦，後來却成了英雄，這樣的事情是看過不少的。新聯隊的坦克手們，一下就表現了自己都是英雄。因為背後就是莫斯科了。

「簡直需要去阻止他們。」——一個營長說。

按照他在講這句話時的那種溫柔而又剛毅的微笑，就可以看得出來，阻止自己的戰士雖不是容易

的任務，但却是很愜意的。

我們坐着的房間，是房主人昨天才離開了的木房。坦克手曾經幫助房主人撤退——給了他們一輛卡車。房主人——老婆婆——不知道要怎樣感謝才好。當所有的東西都已經裝上卡車時，她招手喊參謀長，低聲說：

「這裏，地窖內我留有一桶醃黃瓜，是我整個夏天醃好的。親愛的，你們拿去吃了吧。此外，還給你們留有一個絃琴。如果有閒暇的話，就拿去彈彈消遣消遣吧。」

這是難於相信的，昨天在這所房屋裏還過着一種很有條理的慣常的生活，碧玉鳥在籠裏唧唧地叫着，窗台上擺着幾盆綉球花，框子上刻着花紋的小窗戶外有雪花飛舞，只是狗吠和雞鳴聲才破壞了鄉村的寧靜。

現在這屋裏主宰一切的是戰地電話和軍用地圖。是皮靴和羊皮襖的氣味。不遠的地方正在進行着戰鬥。似乎牆外有什麼人在不斷地疾走着，沿着木梯往下跑。村子裏已經有了被破壞的房屋，而且還清楚地看到了砲彈在雪裏爆炸後留下的黑色痕跡。

一位佩着中尉徽章、身材魁梧的青年急促地走進屋裏來，他有一幅可愛的臉孔、扁平的鼻子和閃爍着異常快樂的光輝的眼睛。

「允許我報告吧！」——他在長官跟前伸直身子叫。
顯然，他是在準備報告一件什麼異常重要的事情。

『報告吧。』——長官說。

中尉望了一眼，然後把手一揮，就很着急地說：

『德國人突破了巴拉克戰線。』

他就急不及待地躊躇着等候回答。他還完全是一個小孩子。

長官在看着地圖思索什麼似的。

『你為什麼這樣遲慢？——中尉此刻一定是在這樣想，——你知道現在是決定一切的時刻：是決定莫斯科的命運、決定你的命運和我的命運的時刻。』

他的臉上顯出了一種懇求的神情。長官却總是看着地圖，看了很久，簡直久得可怕——看了兩分鐘。

『派坦克第三連到巴拉克去。』——長官終於低聲地但很堅決地說。

『是的！』——中尉大聲地回答說。

他以一種愉快的眼光向大家掃了一下，想說什麼的樣子，然後就衝到門邊，突然止步說：

『允許我走吧！』——他得到允許後，就放開大步跑了出去，致令他跑出去以後，掛在牆上的絃琴還響了好些時。

『他還是頭一遭參加戰鬥，——長官說，——真好！』

是的，坦克手們是像參加閱兵一樣去參加戰鬥的。因為背後就是莫斯科了。

當我們接到了奪回巴拉克以及把德國人趕回原陣地的消息時，天已經完全黑暗了。

今天的莫斯科郊外（十一月三十日寫於作戰軍隊中）

在一所簡陋的木房裏，聖像下面，完全像『費利村舉行的軍事會議』的畫片上所繪畫的一樣，坐着三個蘇維埃的將軍——步兵的、砲兵的和坦克的將軍。

正如當時一樣，窗外有一幅俄羅斯的自然風景，桌上放着一張地圖，有一個好奇的村童往屋裏張望，也離莫斯科不遠。而且這些將軍也有些像托赫杜羅夫或年青的耶爾莫洛夫，——大概因為都有一幅俄國人的臉孔和金色的領章吧。

不過他們在這裏所要解決的，不是放棄莫斯科或對敵人進行新戰鬥的問題。

問題早就解決了：莫斯科無論怎樣都應當捍衛。總戰鬥已經進行十四天了，它不僅沒有減弱，而且更加強化了。

如果繼續把現時與一八二二年作歷史的比擬，那末我們就想把西方戰線十月的戰鬥拿來與普羅吉諾戰鬥比較一下。那時我們的軍隊，在不斷的戰鬥中，放棄了維亞吉馬和布良斯克，而受了重創的敵人，在實行了二百公里的巨大躍進以後，就停止了前進，以便醫治自己的創傷和聚集新的力量。而現時，在莫斯科郊外進行的戰鬥，却是顧杜卓夫當時所不敢對拿破崙進行的，然而倘若他是在現代的條件下來保衛莫斯科的話，那末他一定是會對敵人進行的。

最偉大的戰鬥已經進行十四天了。在前面很遠的地方燃燒着我們放棄了的村落。一看地圖，我就清楚地記憶起來了。你看，這是我五天以前所在的村莊。這是我前天所在的地方。難道那個毗鄰着美麗的休養所、周圍都是花果園的美妙的村落也在燃燒着麼？我們剛才來前線的途中所遇見的不就是這個村莊的居民麼？他們把自己的全部家具什物拖在馬車和軍用卡車上走。沒有眼淚，也不呻吟。女人們緊抱着自己的包袱，用乾枯的眼睛默默地向前望着。她們的男子在前線上，她們的房屋在燃燒着。但她們還有祖國和復仇心。當希特勒軍隊回頭逃跑時，這種人民的復仇心，將來會是很可怕的人民復仇心呵！

三個很像顧杜卓夫一般的將領樣的將軍，已經離開自己的司令部前進得很遠了。他們以機械化部隊去迎頭痛擊突破了戰線的德軍，現時正在等待結果。向前，走過村莊，往下便是田野，然後便是茂密的森林。田野已經被先前挖好的戰壕所掩蓋了。它們在雪裏映出一些黑點來了。

德國人用迫擊炮射擊着村莊與林緣間的道路。有時沿着這條道路飛快地駛行着小型交通坦克或炊事卡車。坐在卡車上的廚子，每到轉彎處就向兩旁傾來傾去。煙囪裏冒着黑烟。炊事卡車匆忙地追趕着那些在半點鐘以前就出發作戰的自己的步兵。反坦克砲已經在村莊旁邊安好了在等候着敵人。

在茂密的松林中，埋伏有用松枝掩蓋着的白色巨型坦克，如果不走到它跟前，是無論如何也看不見的。這是很可怕的力量，而在地圖上用以表示這些坦克的紅色菱形，在指揮部的計劃裏無疑是起着巨大的作用的。大概，它們在今天，在今天下午就會去作戰的。

清晰的砲彈爆炸聲逐漸加多了。戰鬥漸漸地接近了。但是村裏的砲手、林中的坦克手、在自己木房內的將軍們，却仍然好像沒有瞧見一樣。這是戰線上慣常的法規。

坦克連長、年青的上尉、二十二歲的庫班人（他完全像哥薩克一樣從皮帽裏突出着一簇捲髮），連說帶笑地講着，他領着一輛坦克出發做偵察工作時，怎樣遇着了五輛德國中型坦克，他怎樣把它打壞了兩輛，其餘的却逃跑了。可是他的奇聞怪事並不限於這一件。他還駛往前去，奪獲了一尊反坦克砲和十箱反坦克砲彈，並把所有這些東西完整地（是立刻就可以射擊的哩！）帶回自己部隊裏來了。他當作一種奇談樣的講說了這些故事。上尉已經有了很多的戰鬥經驗——他參加過了四十七次坦克衝鋒，並且都得到了成功。他認為我們的「T-34」式的坦克是世界上最好的坦克。

他一再地巡視着準備好了去作戰的坦克，然後就靠着一輛坦克，拍着它的鋼甲，和靄地說：

『這就是我的坦克！』

他在許多完全相同的坦克中認出自己的坦克，好像騎兵認識自己的馬一樣。大概，他是按照他一個人所知道的某個油跡或細小彈痕來認識的。

現在，當德國人向莫斯科施行總攻、各條戰線上都不斷地爆發着戰鬥而構成爲整個複雜的運動戰時，靠近戰線約有十公里的近後方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根據近後方的情形，僅就道路上交通的情形、村裏所發生的事情，就可以毫無差誤地判斷前線的情況。

我們近後方的情形是很好的。

到處、在一切道路上、在一切村莊旁，都在預備迎擊德國人。反坦克壕和防禦柵、鐵絲網和地雷場，都在等候着它們。越接近莫斯科，防衛就越加嚴緊而繁複，工事網就越加稠密。

今天莫斯科郊外的情形怎樣呢？德國人的進攻還能够繼續多少時呢？德國人的進攻銳氣會在什麼時候衰竭呢？瘋狂的敵人把大批後備隊、大批坦克拋去作戰還能够繼續多少時呢？

這就是今天全國焦急的問題，這就是現在大家所思索着的問題。

當你以全副熱心期待把德國人阻止、然後並把他們粉碎時，是難於從事假設的。要想拿客觀的眼光來考察問題，那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有些結論却是自然明白的。

從進攻的頭一天起，這就是說從十一月十六日起，在瓦洛科拉模斯克戰線方面，德國人前進了四十至六十公里，這就是說每天平均前進了三十四公里。在這裏特別值得指出的，前進速度最快的是最初幾天。所以得出結論是：德國人的進展一天比一天緩慢了。但他們卻不斷地在派遣新的部隊增援。所有這些究竟應當作怎樣的解釋呢？大概，按照德國指揮部的計劃，不斷的加強壓迫是會達到勝利、粉碎紅軍的。但結果却不是這樣。恰巧相反。抵抗反而加強了。在接近莫斯科時，堅固工事數目加多了，德國人的進展却更加緩慢了。

如果拿德國人六月和七月的進攻、十月的進攻以及這次對莫斯科的總攻來看，那末我們就看到

了，進展的速度是在一天比一天遞減下去：在六—七月間是五百至六百公里，十月是二百公里，現在却只有六十公里了。

德國人是必須加以阻止的。

如果他們在兩翼突出得很遠的時候被阻止，那就是說，他們在總戰鬥中遭到了失敗。這也就是終結的開始。

搶劫者軍隊的退却（十二月十二日寫於伊斯特拉）

當你追擊着惶惶退却的德國人時，你是愉快的，但同時又是心痛的。

所以快樂的原故，是因為他們終於從我們親愛的莫斯科近郊被趕走了。所以心痛的原故，是因為我們的田地被他們掘壞了，森林被他們斬斷了，那些不幸的沒有離開家的人們都被他們搶劫一空、都被他們蹂躪得奄奄一息了。

在依斯特拉城邊，德國人還用迫擊砲轟擊了大路。它大約有四百公尺是被黑色的、煤灰似的東西、爆裂了的地雷痕跡所掩蓋着的。小橋被炸斷了，大砲打壞了的樹幹筆直地立在路旁，紛亂的電話線往下垂着。

迎面走來了兩個女人，一老一少。她們在小孩坐的雪車裏拖着一個小小的包袱——這就是她們能夠及時帶走的全部東西。

『是從依斯特拉城來的嗎？』

『是的，親愛的，是從依斯特拉城來的。』

『唔，那裏怎樣了？』

年老的女人想說什麼似的，但她那幅有皺紋的細瘦臉孔忽然一歪，眼淚就由眼眶裏流出來了。

『媽媽，你安靜一點吧。』——年輕的女人向她說，但自己却拿着手巾按住嘴馬上就嗚咽起來了。

這是郭洛凡諾華母女，是依斯特拉城的居民。他們是在德國人佔領時還留在那裏沒有走的。

『德國人來的時候爲什麼不走呢？』

『是呵，當時我想，我這樣老的人，能够到什麼地方去呢？拋去家屋我又覺得可惜。而且當時我想，德國人——不管他怎樣，終究也還是人。也許可以這樣的住下去吧。原來他們却完全不是人。先前在我們依斯特拉都是駐紮着我們俄國軍隊，大家都同德國人鬥爭。我家裏也駐紮過這樣好的自家人。他們都向我說：『老媽媽，老媽媽，你沒有什麼要幫助的地方嗎？』他們常常到城外去捍衛依斯特拉，後來德國人果然進了城，橫行起來了。我們都避到了戰壕裏，並在那裏坐了一個通夜。早上鄰居跑來說：『德國人進城了』。於是我就同女孩子回到了自己家裏。他們却已經在那裏了。家裏全被翻亂了。『唔，——德國人說，——老媽子燒上爐灶吧。』我給他們燒好了爐灶。他們到院子裏去，宰殺了一隻雞。『老媽子，——他們說，——拿去給我們烹調出來吧。』（他們就『老媽子這樣、老

媽子那樣』的叫着)。他們洗澡了。滿身是虱！多麼醜陋！多麼可怕！吃飽了。以後就開始搬東西，並把所有的東西都搬走了，連木器也都被搬空了。剩下的只有一所空屋了。並且還對我們說：『老媽子，趕快從這裏滾走吧。』他們住屋，却叫我們去住戰壕。近三天來，我們却住在森林中。在退走以前，他們放火燒了依斯特拉。我親自看見我的房屋被燒掉。我甚至跪着哀求了。他們却還是固執已見地說：『滾吧，滾吧，老媽子！』房屋淋上汽油後，就放火把它燒掉了。於是我們又只得躲進了森林裏。今天早上回來，謝天謝地，德國人被趕走了。只可惜依斯特拉已經不存在了。』

年老的女人說得對。依斯特拉的確已經不存在了。德國人幾乎燒掉了全城的房屋。但在放火以前，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連木器、廚房用具、小孩玩具在內，都搬運到德國去了，他們一進城，就按照他們慣有的那種準確精神來幹這件事情了。

我看見了從德國人手裏奪回來的兩馬車財物。毯子、枕頭、被單、男女襯衫、簾子、器皿等物，所有這些東西都是裝捆得很好的。

世界上還沒有過這樣普遍、這樣周密的搶劫。天下從來沒有過這樣巨大的軍隊，是專由掠奪者、盜賊和兇手所組成的，這就是說，簡直都是由刑事犯所組成的！一八二二年法國人在俄國也進行過搶劫。但拿破崙和他的軍官們是曾經多方阻止這種行動的！他們曾經頒佈過制止搶劫者的命令並懲治過他們。希特勒却敗壞着德國的兵士，把搶劫推崇為一種軍事部門了。

這個年老的女人郭洛凡諾華又告訴我，說德國人因為一個女人沒有給他們馬鈴薯（而她所有的馬

鈴薯都被先到來的德國兵拿去了）而把她槍斃了。

今天我所見聞的，是我第一次見聞的。關於德國人搶劫財物的事實，我通常不過是在報紙通信中讀過。每次讀到這樣的通信時，我都想着：『難道？難道有這樣的事實麼？』有時我腦子裏也會發生這樣的一種念頭：『也許，不是所有的德國兵士都這樣吧？也許他們中間還有純潔的軍人吧？』

現在，誰都不能懷疑行兇搶劫是德國戰略和策略不可分離的一部份了。

在依斯特拉近郊一個小村裏，僅僅偶然保全了幾所房屋，其中有一家人剛從樹林中歸來：兩個女人（一個還帶着吃奶的小孩）和兩個女孩。女主人告訴我，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的那批德國人，就把她的全部糧食、直到最後一粒也拿去了。連女主人給小孩貯蓄下來的半斤粟米也拿去了。然後他們就『按計劃』搶去了一切什物，連最後一個小鍋都搶光了。

『他們把女人身上的大衣、頭巾、裙子脫下來，——這個女主人說，——包在自己的腿上。幸好我們立刻就跑到樹林裏去了，不然，也是都會被他們脫去的。』

德國人在退走前，把自己的兵士屍體堆滿了幾屋，並且把傷兵也和死屍放在一塊，然後就放火把房屋燒掉。依斯特拉全市都充滿了燒肉的氣味。

紅軍在莫斯科郊外，好像進行開腹手術的外科醫生一樣，解剖了德國的軍事機構並發現了膿腫的毒瘡。這是一個癰疽，是只能以軀體死亡來結束的。

我們知道，這還不是終結。到終結的時候還遠哩！

但這却是終結的開始。

我最近幾天所見到的一切，是永遠忘記不了的。

前天和昨天我追蹤着退却的希特勒匪軍，走了幾十公里路。

戰場上鋪滿了初冬的細雪。它是夜裏降下來的。輕鬆的、幾乎沒有重量的雪層，公平地掩蓋着那些橫臥在地上的馬屍、破碎的車輪、兩手後仰的德寇死屍、打壞了的坦克、大砲和砲彈。

周圍是可愛的，軟軟的莫斯科郊外的冬季，它使人們的腮頰發紅，它能够治好任何一種的氣管枝炎。這裏人們的生活是怎樣美好呵！我記得，這裏冬季是有着多麼清潔的、泉水般的空氣。現在我却被戰爭的氣味——灰燼和煤油燃燒的氣味——窒息得透不過氣來了。

德國人弄髒了我們的土地，弄壞了我們的空氣。

他躺在我們的土地上。他的肚皮是扁平的，雪裝滿了他的和蠟一樣的耳朵眼，填平了他的眼睛。一隻腿已經看不見了，它已經被小小的雪堆掩蓋起來了。別一隻腿，却彎曲而僵硬地直立着。

晚上又下着細雪，掩蓋在積雪底下的，是一具戴着一頂夏季軍帽、男女人的頭巾包裹起來的、披着一件綠色的女人棉襖的可怕的死屍。

用火回答火（十二月三十日寫於西線）

離前線還遠，甚至還聽不到砲聲，但按公路的情形就可以看出來，這裏是住着一位莊重而勤謹的